# 一些地方，一些事情

## ——散文集《而立集》自序

□ 周荣池

人在路上走啊走，经过一些地方，遇见一些事情。一不小心，父亲说，你都三十岁了，还不成人。三十年前的元宵节，母亲在老城区的人民医院生下了我，我就带着自己的啼哭开始在这个世界行走。三十年过去了，我的记忆并不那么华美，却留下一些地方和一些事情让我刻骨铭心。现在写成文字，将他们的温暖定格在记忆里，成为以后路上温暖的行囊。

我出生的村庄叫南角村，一个颇有些奇怪的名字。在这里我度过了童年，母亲的病痛，父亲的无奈，一个清贫的家庭让每个日子都历历在目。春天的雨是那么的寒冷，在“穷人怕个正二月”的俗语里煎熬。夏天的太阳是那么的恶毒，树上的鸣蝉只知道无休止地聒噪。我站在快要熔化的土地上晃荡着童年的日子。秋天的凉意总是早早地到来，一块椒盐的月饼根本不能满足一个孩子的愿望，还要抵挡父母的警告：这东西吃多了会“伤食”。冬天，我蜷在薄薄的被子里，听外面吼吼的西伯利亚寒风。村里的张先生是个女医生，正月初一父亲带着一包蜜枣和生病的母亲以及瘦弱的我站在她家的门口。他们夫妻两个没有嫌弃我们的贫穷，收下了我这个干儿子，一叫就是一辈子。

我离开了村庄，父亲租了个拖拉机把我的被褥和梦想运到了临泽小镇。这个破旧的小镇对于我这个乡下孩子而言就像是大都市一样繁华。我每一个月都等着百十块钱的生活费度日。身无分文的时候，我用饭票打一份干饭，就着免费的青菜汤吃下去，从食堂到宿舍就消灭干净，我不喜欢别人看到我困苦的样子。夜里饿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啃豆腐干。这种豆腐干是父亲用盐煮了晒干的，我把它们藏在床边的书包里，饿的时候充饥。石头一样坚硬的豆腐干被我饥饿的牙齿咬碎，带着满嘴的咸味吞咽下去。月光如练的晚上，我摸索着去门前的自来水龙头上一气猛灌，解决那豆腐干的咸味。可我是倔强的，父亲省吃俭用寄来的二十块钱被我买了余秋雨新出的散文集。我凭着这种倔强考上了别人认为并不怎么样的师范学院中文系。

2001年的秋天，我去了盐城师范学院，在育才路上开始了我四年大学光阴。日子总算是好起来了，我可以读更多的书，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尽管，贫困一刻没有离开过我瘦弱的身体。我得感谢我的一个女同学，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是她一路相助我读完了大学。我是个空有理想的文科生，总是有那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却又常常被生活挤兑得很可笑。是我们两张都并不宽裕的饭卡，算计着度过了大学四年的日子。大学的时候我读书懒惰，倒是喜欢到处折腾。比如和骆英大姐一帮人去作家班听课，和汤帅办一个叫峥嵘学生家园网的网站，和江汉超先生一起去实习采访，在院报编辑部学着写稿校对，去很远的郊区做家教，和孙学峰驱车去滨海送货，躲在出租房里写小说等等。盐城印象深的还有馋人的食事，老爸（我们一帮院报记者团的孩子这样称周维功先生）家的大米粥很香，还有育才路上的群英聚饭店，老虎桥的扒鸡和盐阜宾馆对面羊肉馆里的面条，至今回味不绝。

我毕业后回到临泽镇教书。在这里，我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校长的信任，同事的关心，让我终于有了温暖的生活。我在临泽中学有一处很不错的住处，一个小院子种着我们找回来的野花野草，有一间不大的书房让我写下了百余万的文字。我教了30个月书，一届毕业班的学生，虽然学生的基础不好，可是大家很努力。很享受端着茶杯讲课的日子，阳光很好，生活风轻云淡。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讲的是林黛玉进贾府，我记得从黑板右边竖排写下课文的标题，请学生帮我拍了一张照片。学生不知道为什么要拍这张照片，我知道这是我的“最后一课”。

我离开临泽，自己觉得是有冥冥的天意的，走过便可走了罢。

妞妞出生之后，我们的生活更加忙碌，在城市里两点一线的距离里颠簸。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就慢慢地把乡下那个家的地位颠覆了。母亲走了，父亲像一个恋家的孩子总要来我们家看看。我们家，这样一个概念把我们逼着就长大了，父亲变成了孩子，我们的肩上挑上更加沉重的担子。

必须要说的一些我还没有去过的地方，但是有些事情不能忘记。这些地方在投稿的信封上，那些事情是关于文学的。把稿件寄到了许多陌生的地方，收到了许多的退稿或样刊，或者有的稿件如泥牛入海。这些成为文学道路上的风景。我从高中的数学课上开始写字，那时在雪白的纸张上胡乱写下片段。数学老师看到教室里贴的我的作文时，赞叹是“美文”鼓励了我，一个数学老师的鼓励让我开始认真写字。后来，尧心先生在《高邮日报》上发了我的一篇短文《望》，成了处女作。高中毕业那年暑假，我整理了十多万字的散文背着去中文系。大学期间写出了长篇小说《绝境》并自费出版，接着长篇小说《童年》《在人间》也摸索着出来了。工作之后写字未断，白天认真工作，晚上辛勤写字。写出了长篇小说《爱的断代史》《李光荣当村官》以及数十万字的散文。反观十年来走过的文学之路，我觉得自己能够坚持下来，最重要的是有很多前辈的帮助。他人总是讹传文人相轻种种，其实那些大抵是外人的偏见和无能文人作怪。我写字十年真切受到许多帮助，令我久久不能忘记。陆建华先生带着我的稿件跑去杂志社推荐，他还常打电话督促我认真写字，勿要心浮气躁；杜海先生推荐我入省作协，市里一有文学活动总是安排我参加。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也因为文字默默地关注着我，《文学报》的陈歆耕先生亲自打电话告诉我怎么写评论，张滢莹编辑也常电邮指点写作事情；《散文百家》的王聚敏先生写信与我谈散文写作，后来《村庄的真相》一组还在刊物上作了重点推荐；《小说月报》的唐嵩编辑认真地看完了我的长篇小说，并提出了具体的意见……还有很多人、很多事值得永远地感念，那就记在心里，认真写字报答他们。

出一本书，对于这个时代而言已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我愿意用这两年来的散文随笔纪念一下我三十年的岁月。用散文纪念生活是因为它们是生活的点滴记忆，有着我真实的生活状态。不像小说，有很多东西被隐藏起来，看起来巧妙，但终不是真情实意。读书一辑中有几篇较长的评论文章，虽生涩，又有观点重复的地方，也是我近年读书心得，一并选进来算是对自己读书状态的真实表现，可笑，但并不可耻吧。在被时光打磨过的记忆里，我永远会记得一些地方，一些事情，还有那些和我一起走过的人，他们祝福过我的人生，我也愿意用我的文字永远祝福他们。

# 钟灵毓秀话临泽

□ 史德元

临泽，因临近湖荡沼泽而得名，以秦王子婴名字命名的子婴河，横贯东西流入海，临泽又称菱川。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以前对为何称“菱川”，知之甚少。

北宋著名词人秦观对自己家乡作这样描绘：“吾乡如覆盂，地处扬楚脊。环以万顷湖，天粘四无壁。”汪曾祺《回乡杂咏》的开篇之作《水乡》也这样写道：“少年橐笔走天涯，赢得人称小说家。怪底篇篇都是水，只因家住在高沙。”而临泽正处于水乡泽国的腹地，这里湖荡相连、水天一色、风光旖丽、钟灵毓秀。

“曾经沧海难为水”，身在水乡，自然对水情有独钟，近读高邮青年作家周荣池先生《送乔执中秀才归高邮》一文，对临泽又叫菱川才有全面的了解。“菱川”的别称源于临泽乡间流传的乔执中与孙觉二人为自己家乡命名的传说。临泽北宋乡贤乔执中系誉满淮南的乔竦之子，一日乔执中与孙觉（莘老）登楼观看日出，当看到临泽东边菱湖荡（现合心村菱湖庄一带）上旭日东升，霞光布满的菱湖荡上碧波荡漾，鳞光点点，荷叶片片，绿油油的菱盘飘出了清香，他心旷神怡，浮想联翩，深被这美不胜收的景象所陶醉，触景生情的乔执中对孙觉说：“我的家乡菱川荡上的日出，要比你梦中的高邮‘珠湖’美得多啊！”这里提到的“菱川”即指菱湖庄的“菱湖荡”。千年之前，这里地势低洼，形成湖荡，因荡里长满菱角，称之菱湖荡，沿荡而居住遂得菱湖庄。因此，菱川成了临泽的别称，一直沿袭至今。以至后来临泽“一经堂”门中韦柏森、韦子廉——“韦氏祖孙两纯儒”的韦柏森，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著有百首的《菱川竹枝词》，直到如今临泽由诗坛六老发起成立“菱川诗社”，杏坛骚客编写的《菱川吟草》，镇诗词学会主编的《临泽诗词》，以及新建的临泽文化、健身、休闲场所——菱川广场。

水是人类的生命之源，是最有意味的原型意象，老子曰“上善若水”，论语道“智者乐水”。“泱泱水气，满目烟波”的临泽，因水而生、因水而名、因水而美。忆往昔，古街、古巷、古迹，彰显古镇临泽古文化；看今朝，水韵、水景、水彩，写就水乡临泽水文章。临泽从人文荟萃、誉满淮南的“齐鲁之邦”，到“纵横直径三十里，百里方圆十万户”，赛如广陵小扬州；从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鱼米之乡”，到“钟灵毓秀祥云绕，凤逸龙蟠紫气迴”，宛若人间一仙境。这里凝聚了朴实、善良的临泽人的勤劳与汗水，更显现了智慧和才华，我们为之骄傲，引以自豪。

话临泽，今朝更好看。这里还得从水说起。临泽水文章，唱响了致富曲；临泽生态度假村，以原生态、农文化为基调，以“体验生态之旅、享受时尚休闲”为定位，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健身疗养、生态教育于一体，以展示现代农业、传播农耕文化、体验乡村风情为主题，“亭榭生辉花溢彩，假山耸立径添幽……果是休闲名胜地，诗人到此尽讴歌。”成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菱川广场，体现健身、集会、休闲、文化四项功能，一条时空隧道穿越整个广场，把临泽“上下五千年，从古谈到今”，特色水池、假山瀑布、水榭长廊、喷泉彩灯，寓意水乡特色，两堵弧形文化墙，通过浮雕反映临泽历史文化和现代风貌，高杆灯、庭院灯、草坪灯、轮廓灯、树射灯，使得夜晚的广场多姿多彩、美轮美奂。老年健身场、儿童游乐场、中青年活动场，在五彩的灯光下，抒情的音乐中，令人流连忘返；临川河风光带，更富有绿化、亮化、文化的特色，集生态、文化、观光为一体，突出四季主题，春有“柳堤春晓”，夏有“紫气东来”，秋是“层林尽染”，冬为“暗香浮动”。主要节点设置巨型点景石、水榭长廊、平台四角亭、“三羊开泰”石雕等实物景观，整个观光河道既有景观点缀，也有绿化铺陈，更有五彩灯光的映衬，是群众休闲、健身、观光的好去处……一个个绿意盎然的广场、一幢幢水乡特色的建筑，犹如一个个“绿肺”，净化了空气，美化了环境。

“子婴河水自西来，锦绣文章地运开。”如今的临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一幅幅崭新的画卷正展现在世人的眼前……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路更宽，举全镇之力，集全民之智，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好家园，建成了国家级生态镇；临泽也正在发挥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化底蕴丰厚的优势，创建扬州市诗词之乡、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坚持科学规划引领、特色产业带动、重点项目支撑“三项举措”，坚持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加快城镇化建设，树立中心镇形象，立足保持“古”性，充分体现“水”性，有效激活“商”性，奋力打造“实力、生态、文化、宜居”新临泽；围绕“乡村特色鲜明、村庄结构合理、功能设施完善、交通便捷通畅、生产生活便利、村容村貌整洁”的目标，达到绿化、亮化、净化、硬化、美化、特色化标准，打造“康居乡村”，加快美好城乡建设……“一衣带水旧通流，拟向菱川作胜游”，水乡临泽明天会更美好。

水韵菱川，生态画廊。但愿，临泽插上金色的翅膀，飞向辉煌；踏上时代的快车，向着幸福出发！

# 失落的凤凰

□ 俞永军

从张家界，经过近一个下午的绕来绕去、颠簸摇晃，终于到了凤凰古城。下了车，随着导游小李阿妹，我们怀着无限憧憬来到大桥栏边，一座古老宏伟的北门城楼矗立于眼前。穿过城楼，呈现在眼前的便是梦里的沱江，还有穿梭而行的小舟。我尽情呼吸着凤凰古城清新的气息，也触摸到拥挤的人流，喧闹的声音。

“前门一条铺，后门一条河”，这是沈从文在《边城》中描述的吊脚楼，几根颜色斑驳的木桩扎在河边泥土上，撑起小楼伸出水面的房间，一座连着一座；楼上装饰着木栏杆和雕花的窗户、乌黑的木板告诉你年代的久远；屋檐下挑出的一串串红灯笼，显得无比妩媚。

沱江边，一排排小舟，类似浙江绍兴的乌篷船。船公，坐在船头，悠闲地抽着带嘴的香烟，见到我们，赶紧坐起来不停地吆喝：上来就走，上来就走。不远处，是跳跳岩和小木桥，高低错落，互相呼应。跳跳岩是一排错落的石墩，来来往往的行人成一字形拉开，互相谦让，互相帮助，就在一停一走之间，人与人的距离拉近了，远离了。

沱江是凤凰古城的母亲河，她依着城墙缓缓流淌，世世代代哺育古城儿女。我们坐上小舟，听着船公的号子，看着两岸已有百年历史的土家吊脚楼，别有一番风味。然而，船行驶得速度太快，我们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就听到船公说“到了，下船小心”。小李阿妹说苗族人最擅长、最喜欢的是对山歌，一路上我们没有听到。倒是上了岸，一艘船上传来歌声，等我们定睛望去，身着苗族服饰的女子已进了船舱，是休憩，还是找不到心仪的阿哥？我不得而知，只隐约觉得，这里的一切都烙上隆重的商业气息。就像运载我们的船公，拼命的摇橹，好把我们送到终点，又开始下一拨的运送。

在凤凰，踏着千年的石板路，穿过狭长的古城街。两边店铺林立，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朝外的展台，上面搁着琳琅满目的货物。看到川流不息的游客，店老板不停地吆喝，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面孔，绝不因你的到来而惊扰，也绝不因你的离去而黯淡。老街上最多的莫过于苗族银饰、姜糖和手工艺品。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必吃、必买、必看的，但总有一些意外等着你。桥头的小吃、路边卖花的老太，甚至四处招惹人拍照的苗家少女，都让你不忍心一口回绝。然而就是他们，在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中，你真正领略到什么叫“被”。一个少女挽住你，你刚好摆好造型，立马上来好几个，有的挽，有的蹲，甚至是搂，是围，充斥整个画面。冲洗照片，除了你自己，你必须按人头给钱。

最不可思议的还是挤挤挨挨的，充满现代气息的户外用品店和酒吧、网吧、情缘旅店。这些店铺，最大的特点就是嘈杂、喧闹，现代音响，轮番轰炸，一个比一个带劲，一个比一个富有创意。

到了沈从文故居，瞻仰者络绎不绝，导游小姐借助耳麦不停地讲解。尽管如此，嘈杂声还是盖过一切。

“一个战士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沈老先生最终回到自己的故乡——凤凰古城。他的墓碑是一块天然五彩石，上面刻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世人知道凤凰，了解凤凰，是从沈老开始的。正因为沈老，才让我们对凤凰古城充满无限憧憬与期待。如今，我恐怕再也找不到昔日的凤凰，静谧的凤凰。凤凰，在我心中，已经飞走，成了一座喧闹的古城，失落的古城。

孟城驿

刊头题字：周 同　　责任编辑：居永贵